

看似天涯，實則咫尺

臺灣與愛爾蘭的萬里遙望

撰文 | 謝志賢 · 圖片來源 |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愛爾蘭，一個臺灣民眾聽來熟悉，輪廓卻模糊的國度。它位在歐洲西陲，是座面積約為臺灣兩倍大的島嶼。終年有雨，綠意覆地，因此有「翡翠之島」之稱。

但這片綠意背後，是一段沉痛的歷史。



愛爾蘭的綠意草地。(圖片來源 | Ingimage)

尋找自己的聲音

愛爾蘭自十二世紀英格蘭勢力入侵，直到二十世紀初脫離英國統治，歷經近八百年的支配與壓制。這段統治絕非大英治世 (Pax Britannica) 的榮光——政治與宗教迫害、本土制度崩壞、母語使用衰退，以及十九世紀造成大量人口流失。名義上，愛爾蘭是不列顛王土；實質上，它只是任帝國擺布的殖民實驗室。

早在十八世紀，愛爾蘭作家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便以〈謙卑提案〉 (A Modest Proposal) 一文諷刺在英國治理下，愛爾蘭人民已窮到要吃小孩；也在《格列佛遊記》描寫飛天島拉普達與地上的巴爾尼巴比，拉普達人沉迷數學與抽象理論，對民間疾苦毫無所感；他們在巴爾尼巴比推行荒誕實驗，使百姓生活更加困頓。這個橋段也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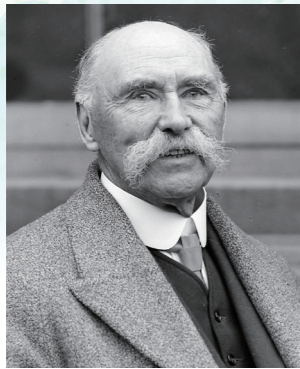
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原始繪圖 | Charles Jervas)

被解讀是高高在上的英格蘭，不想也不能理解愛爾蘭人的真實困境。

真實世界的匱乏，卻造就了愛爾蘭文化與文學的悠久傳統，一如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所說：「愛爾蘭人的心中，除了想像力外一無所有。」

到了十九世紀末，學者道格拉斯·海德 (Douglas Hyde) 推動學習愛爾蘭語的風潮，也因此促成愛爾蘭文學復興 (Irish Literary Revival) 在都柏林興起。格雷戈里夫人 (Lady Augusta Gregory) 與詩人葉慈 (W. B. Yeats) 以愛爾蘭神話為題，將傳統藉由劇場與詩歌重新帶入愛爾蘭人的生活；劇作家辛 (J. M. Synge) 前往西愛爾蘭，記錄當地的口語文化與生活樣貌；詹姆士·喬伊斯 (James Joyce) 則以嶄新的敘事形式呈現都柏林生活。即使仍使用殖民者的語言，但他們不再模仿帝國作家，而是在文字中融入愛爾蘭元素，藉此超越「莎士比亞的語言」，在語言與形式中重新定義何謂愛爾蘭人。這場復興運動讓愛爾蘭人不再是殖民分類下的名目，而是生於斯，長於斯，擁有共同想像與文化情感的共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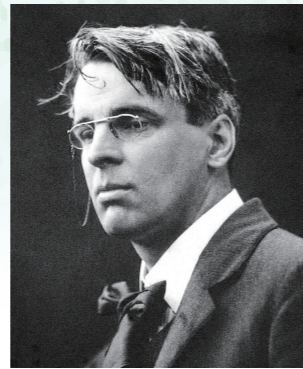
這樣的文化處境，臺灣讀者想必不陌生。在近代歷史經歷了幾次政權與語言轉換，外來勢力的長期打壓，令臺灣本土語言與文化處於邊緣地帶。但近年來的本土文化運動，到重新重視台語、客語，與原住民族語言，文學與語言再次成為思考與定位身分的重要場域。許多作家用「在家中使用的語言」書寫生活經驗，進行創作，令文學成為重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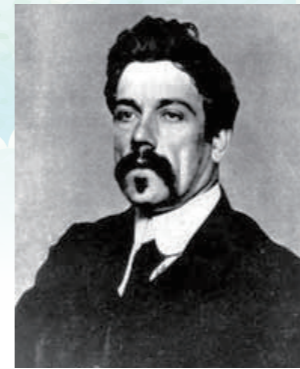
道格拉斯·海德
(Douglas Hyde)。
(原始圖片來源 |
Keogh Brothers Ltd)



格雷戈里夫人
(Lady Augusta Gregory)。
(原始圖片來源 |
George Grantham Bain Collection)



葉慈 (W. B. Yeats)。
(原始圖片來源 |
George Charles Beresford)



辛 (J. M. Synge)。
(原始圖片來源 | Gampe)



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
(原始圖片來源 | Berenice Abbott)

解土地與歷史的方式。正如愛爾蘭作家在英語之中注入地方語感，臺灣文學也在多重語言的交織之中，尋找屬於自身的聲音。

這正是為什麼愛爾蘭與臺灣，看似天涯，實則咫尺。

從自治想像到文化映照

二十世紀初，林獻堂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中便提到愛爾蘭的自治運動。當時的臺灣仍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許多本地知識分子開始爭取政治權利。為此，林獻堂特地前往日本求教梁啟超，要如何在日治體制下，為臺灣百姓爭取更多權力。梁啟超便舉愛爾蘭為例，要林獻堂效法愛爾蘭爭取設立臺灣議會，進一步追求自治。這是第一次臺灣與愛爾蘭，分據歐、亞大陸兩端的島嶼，出現在同一脈絡之下。愛爾蘭爭取自治的經驗，為臺灣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一個邊陲小國如何透過政治與文化運動逐步建立自身的主體性。受到梁啟超的鼓勵，林獻

堂於1923年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請願理由書裡直接援引愛爾蘭家園自治 (Home Rule) 運動，作為和平爭取自治權的例子。

此後，愛爾蘭文學也進入臺灣文化界的視野。白先勇與王文興的小說作品不論是主題與風格，都受到喬伊斯作品的啟發，詩人楊牧則深受葉慈詩歌影響，甚至翻譯葉慈作品。學者吳潛誠長期投入愛爾蘭文學研究，將愛爾蘭的歷史與文化經驗帶入臺灣文學的討論之中。透過翻譯、研究與創作，兩座遠隔萬里的島嶼歷史與經歷相互映照。

在影像與翻譯之間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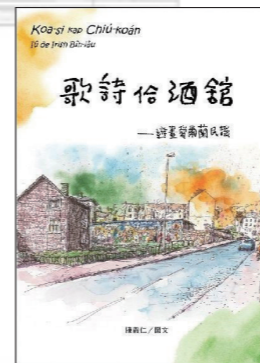
近年來，除了愛爾蘭小說中譯出版，或是劇作改編上演，愛爾蘭電影或影集在串流平臺播放，成了臺灣觀眾感受愛爾蘭文學、文化與歷史的新途徑。描述移民至美國發現新人生的《愛在他鄉》、呈現跨性別人士跨海尋母，卻與小說內容成了平行宇宙的《冥王星早餐》，或是從青少年角度來詼諧呈現北

愛生活的《北愛女孩》影集，這些影像作品讓遙遠的島嶼不只是書頁上的名字，而是生動的文化經驗。透過銀幕與串流平臺，愛爾蘭的歷史、幽默，還有情感，就這樣與臺灣觀眾悄然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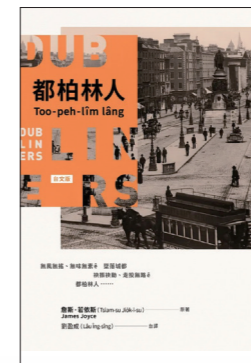
這種跨島對話甚至進一步融入語言本身。台文詩人李勤岸在《愛學一人》組詩中，以台文音韻重新詮釋「愛爾蘭」一詞，表達受愛爾蘭歷史、地景、文化等啟發，讓台文創作獲得新的生命。陳義仁牧師用台文翻譯愛

爾蘭歌謠，出版了《歌詩伶酒館：遊畫愛爾蘭民謠》。譯者劉盈成更以全台文翻譯《都柏林人》，以另一種語言的思維，重新詮釋經典愛爾蘭文學。

或許正因如此，愛爾蘭與臺灣，看似萬里之遙，卻總在文字中彼此靠近。當我們閱讀、翻譯、改寫，或重新想像愛爾蘭的故事，它也成為臺灣文化經驗的一部分。島與島之間的距離，其實不是地理，是語言與想像的旅程。



《歌詩伶酒館：遊畫愛爾蘭民謠》
陳義仁 | 著
台灣教會公報社 | 出版



《都柏林人》(台文版)
劉盈成 | 翻譯
前衛 | 出版

謝志賢

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助理教授，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愛爾蘭文學碩士、喬伊斯研究博士。現任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理事長。